



自省編全

9
2469



門
第 2469
卷

御製自省編首序



夫人之性稟賦於天自
有本然之善而為聖賢為
不肖不過因其氣質亦因
一念之操舍而已中庸曰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
知之及其成功一也以此
觀之苟非上智之資捨學
問何以成功然孔子云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

之好學噫夫子以生知之
聖其尚好學况中人以下
乎且學問之道莫要於省
察以曾子之亞聖猶日三
省况凡人乎動靜云爲違

於天理即不省察之致也
噫以予涼德晚學經傳中
微辭奧旨豈能領略乎萬
一而但心常謂曰三代之
所以為三代無他即一循

天理而然矣三代以後世
衰道微汨於物慾而乃墜
其本然之性顏子曰舜何
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
若是噫本然之性人皆有

之苟能事事而合於理物
而合於理豈有三代後
世之今漢唐以來雖有有
為之君不思天理之在我
反謂高遠而難行可勝歎

哉噫何求於外只在於我
而蔽之者何即一慾字欲
辨乎此豈不在省察乎然
知此道而不能行若鸚鵡
之能言每讀前史不覺掩

卷而太息然予亦莫能行
乎此後人之笑我猶今之
視昔人心常惡焉雖然造
次復史之間亦不無反省
者或近於天理者則心自

慊焉或違於天理者則心
自竦然若此者多矣人君
動靜史氏雖書其於心術
隱微之際燕閑幽獨之地
非予自道人豈能知也况

卷之八
國之主覺在於元良方在
冲歲勸學先務而霎時之
教草草之語何能開蒙且
身處便安不若予之備經
艱難常欲取自幼至今日

用注措間或追慕而興感
者或思慮而一得者或過
差而旋悟者或看史而反
己者編輯成書垂示元良
而有志未遑矣自顧前杖

後几蒼顏皓髯非比昔時
噫若駟之光陰難以挽矣
漸耗之心氣難以復矣若
今不諭更待何時少拾精
神乃作此書而命其名曰

自省編噫意豈淺淺也哉
以予自省者其勉于爾體
此而自省體此而自省其
編有二曰內篇也曰外篇
也內篇何即自脩之事也

外篇何即為治之事也嗚呼聖何遠也賢何遠也即在我一心耳公勝私而純然天理則為聖賢私勝公而陷於人欲則為下愚堯

舜桀紂之分在於此心操與舍而已克念作聖罔念作狂書豈不云乎以予晚學粗知此道而莫能躬行此亦言教然聖訓昭昭罔

非躬行之餘莫曰言教潛
心服膺其覽此書也於已
行者莫曰易而忽焉於不
能行者亦莫曰難而畫焉
噫昔周文王得呂尚而曰

先君太公望子久矣仍名
曰太公望於人尚然况學
問乎覽斯文而予之莫能
行者爾能力行而補焉此
作此書之意也而於爾亦

繼述之孝也予深有望於
元良也

歲在柔兆攝提格仲春十

七日題

通政大夫承政院右副

承旨知製教兼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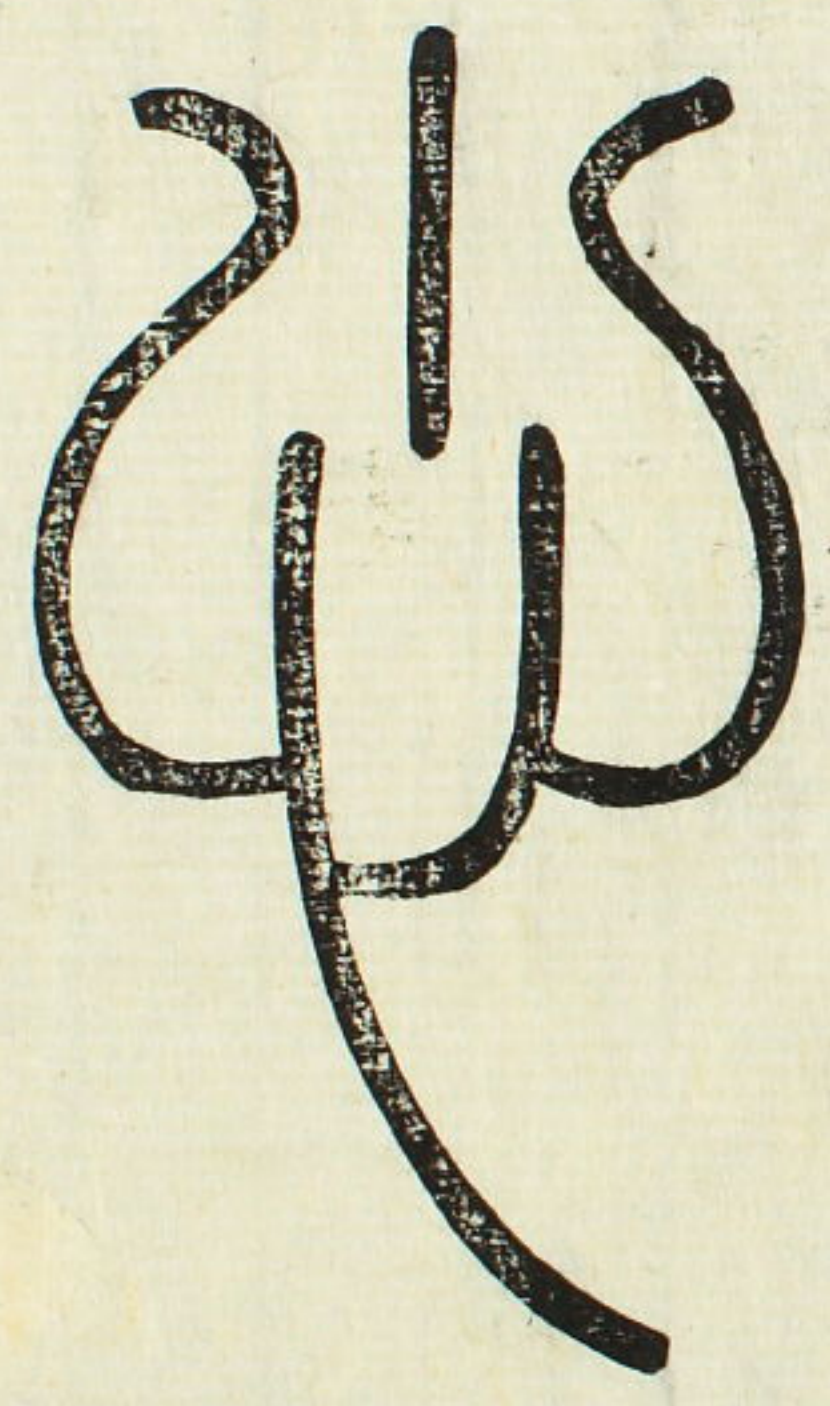
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

官臣李喆輔奉

教書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一身之主萬化之本



順理則公縱欲則私

本然性善稟於天
充養可能為聖賢
做工若問過人欲
省察克治必也先

御製自省編

文政殿編輯

內篇

古人之教自有次序八歲小學十五
大學灑掃應對修身之始愛親敬長
為仁之本自近及遠由淺入深若欲
自修惟在正心正心之道經傳詳備
其能研究必有自得萬事萬物皆由
一心人有五倫寔本乎心父慈子孝

即此一心君義臣忠即此一心夫和
婦順即此一心長幼有序即此一心
朋友有信即此一心以至六藝莫非
此心禮以制中其亦此心樂以導和
其亦此心射以正己其亦此心御以
範驅其亦此心書以正畫其亦此心
數以盡物其亦此心為堯為舜是我
一心為桀為紂亦我一心應乎事物
非此而何其欲正心自省是先惟此
自省自修之要今述此篇訓我元良
豈我臆諭經傳是據咨爾元良字字
服膺

舜蹠之分即公私而已公者何即天理也私
者何即人欲也噫雖聖人豈無欲也而聖
人自然中節合於天理衆人不節故流於
人欲欲辨乎此非窮理致知而何
予幼時無學問之工至十三而後始就傳然
起居之際無敢怠慢非他也即我朝家

法之嚴故也若又能學問以助之其進其
長何止於此也而因予晚學不能躬行而
實踐是予自歎者也於戲元良莫效于我
其勉于此時時乎時乎不再來

噫予自幼時無他所能因我 朝家法之嚴
受昔日小心之 訓一生自勉不過謹慎
二字耳幼時是此心晚後亦此心事為之
間雖或有不快活處然自古帝王之放肆
邪侈無所忌憚專由於一快字矣推此觀

之亦豈不愈於此乎噫人君在億兆之上
其所敬畏者惟 皇天暨 祖宗而已而
中庸稱敬大臣尚書云顧畏于民若然則
於上於下莫不敬畏也

孟子云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
妻子則慕妻子噫亞聖豈欺我哉曾子亦
云孝衰於妻子究其由不過一慾字也於
戲身體髮膚莫非受於父母我之身即父
母之身也因已之慾昧於天理人倫之大

者其豈曰為人子乎予雖晚學此等義理
講之久矣而因誠孝之淺薄莫能盡孝於
昔年中夜興思不覺蹶然而坐嗚咽于中
於戲元良宜監于此莫悔於後
噫七年侍湯如在昨日其時或夜深而就直
次或仍以侍宿者有之到今屢趨安寢雖
欲復行前事其可得耶此正仲由追思負
米之時而興歎者也每誦曾子誰為孝之
文不覺吞聲而涕被面矣

予以涼德無能到于今日而耿耿一念即敬
天也愛民也於戲涼德何能知此昔年侍
湯仰覩者熟矣雖在靜攝之中命侍
御而觀象飭廟堂而恤民此慈教之所
詳記寶鑑之所備載遵昔年之所敬體昔
日之所愛乃人子之常道也禮記亦不云
乎父母之所敬亦敬之所愛亦愛之凡人
猶然況為人君者乎故其於食息此心不
敢須臾放忽念茲在茲名言在茲於戲元

良念此語而服膺噫 天命去就惟在敬
不敬而已民心向背惟在愛不愛而已可
不懼哉可不勉哉然敬而不篤莫能感
天愛而不誠莫能感民益宜勉旃

於戲世豈無兄弟而豈有若予者乎予之保
有今日即 皇兄之所賜噫歷觀前牒至
難言者此位也以宋太宗之英略聽少年
天子之稱有不豫之言以曾母之賢其猶
投杼而走往牒帝王處至難之地多膺受

之譖而於此能脫然灑然者鮮矣於戲辛
丑冬之事思猶懍然而非 皇兄至友之
仁何以到此雖於此等之時 皇兄之視
我予之事 皇兄無少間焉於戲以 皇
兄澹然無欲之至德因其違豫欲令予分
苦而不忍奉承奄及甲辰誦曾子誰為弟
之文遙望 懿陵不覺心墮而氣墜也於
戲元良體予此意他日於 廟於 陵以
事我之心奉我 皇兄

凡人之性難耐者至艱之地難忍者浮囂之說而予則性本踈濶於此等之際恬然怡然若不聞焉若不覩焉惟盡在我之道而已以此觀之似有涵養之工而御下之時接物之際亦不無觸激而過動者此豈他哉涵養之工不周窮理之道未盡故也於戲元良監于我而勉于心

論語鄉黨篇善形容聖人故予嘗有味于此每於廟庭升降之際心誦攝齊升堂以

下之文氣自舒安不覺其憊至哉聖訓之有助歟

予於論語禘自既灌吾不欲觀之之文心自興慨每於享事灌薦之後徹籩豆之前思聖訓而自省不敢少忽也

古人云人誰無過改之為貴予雖知此義每於政令注措之際初雖有過差而或旋即覺悟或晚後省覺既覺之後不欲復為而猶或復為此是治心不篤之致可勝歎哉

凡有過差初或昧然不覺及覽前史而自反
歎然者多讀史之效豈淺淺也哉

予晚學自十三而讀小學然尚今受用于身
者即此也雖節目微細之事不敢放過如
戶開亦開戶闔亦闔不搏飯不放飯不窺
人私書之類亦不敢忽也

予之氣稟幼時太偏凡人之不良者不正者
深自惡焉若將浼焉雖未嘗見于色辭而
伊後思之此亦氣稟之過也雖覺而改之
然善善惡惡人之常情故若浼之心亦不
能遽然無也

予之氣稟自幼過於好高凡人處事有不愜
于心者慨然非之者深矣晚後知其偏而
自顧其行亦有不及於其人者多自此歎
然于心其雖改之猶有隨事而見者此亦
學淺之致也

食色人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中節衆人不能
節噫衆人之不節害止於一身帝王之不

節其害可勝言哉往牒荒淫之君其咎皆由食色可不懼歟可不懼歟予雖涼德粗知此義對案而其雖適口思大易之節食不覺自勉而停箸雖繁華之中戒昏君之蠱色整頓此心於戲年今五十有三鬚髮已白而猶不至於太放忽者賴此操心而然矣噫王食珍羞列於前紛華侈靡眩於眼若非大力量而操存何以禦此而遏慾於戲勉旃於戲勉旃

予讀周禮至御叙于王所不覺興歎于心何則后嬪婦御各有次序名分不紊可見周南麟趾之風亦為本支百世之基而予於此尤有興感者 穆陵以後金枝漸不繁中夜思之心自戚然雖然常訓豈不云乎引關雎麟趾周官法度之文而結之以深有望於後王此雖略略提說意已深矣古人云妾媵無數教人以亂無周南之化無文王之德而只為宗嗣之蕃衍不擇于人

一任其欲反關睢之道與昏君而同歸可不懍然可不懍然於戲其鑑於戲其鑑凡於看文字有可尊可敬處則雖卧時不覺蹶然而起歛膝更見而後心乃安也孔子所慎齊也齊豈不重歟故凡於陵廟傳香雖非齊日自傳香之日心常齊焉易曰王假有廟其義誠大矣以予衰憊於廟於陵拜跪之際趨步之時身若不有禮畢而下始乃氣舒以此心苟能擴克則其敬用之有餘矣

孟子曰君子遠庖厨常念此義見其生不忍食其肉而昔年凡於供獻有生物則命放于御苑即予所嘗親覩故雖微物若其生者體昔年及禽獸之聖德必放焉昔程子以哲宗漱水避蟻之事勉戒螻蟻雖微此亦生物之發動者予若途遇則不忍踐焉此即藹然本善之一端而以此推之螻蟻猶然況人乎哉每斷重辟其雖欽恤

猶恐一人之或有枉罹未嘗不慄然
人之滋味乎學問不若滋味乎飲食噫飲食
之滋味不過一時之飽也學問之滋味即
一生之飽也

點檢心身夜漏靜寥之時最善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
方予嘗有味乎此語

汪信民云人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此語自有
無限意味人有這個心甚事不做

予覽經傳切近於學問者則若親自薰炙覽
史記治亂之可監戒者則若身親當之潛
心研究不無一得學問之效豈不深也哉
稗說雜記悅人耳目故人必耽看經傳史記
深奧浩博故易於厭倦可勝惜哉

靜坐時雜念或起旋即闔眼收拾心神便覺
帖然

薛瑄云慎言語養德之大節飲食養生之大
予則曰節飲食亦養德之大何則小者放

御製自定錄
忽而大者能克已乎然則慎言語節飲食
不可分而二之也且多言則損氣慎言語
亦非養生之一道乎此可謂交相為用也
薛瑄曰至大之惡由於一念之不善予於此
以一句對之曰至大之善由於一念之善
也

薛氏讀書錄中少言沈默四字略而切至予
則以為四字符然少言沈默亦豈無言之
謂哉薛氏又曰常默可以見道德進則言
自簡此二條竊有望於元良也

漢昭烈勅太子曰勿以善小而為勿以惡
小而為之此誠格言也將此二句為我元
良勉

昔張公藝書百忍字心常慕之而仍自謂曰
心惟一也忍何許多蓋公藝之意非指心
而言也指事而言也

予嘗憫旱而欲祈雨因諸臣之強請雖或命
攝不敢自便時至隨漏報而焚香整衣冠

而端坐洞洞一心若徹乎彼蒼噫常時若
隨處而皆然其可以為聖其可以為賢而
惜乎不能推廣歟

食色人之大慾也其欲節也忍字為先故予
自成童以此操心初雖有不快活處末乃
至於帖然而快焉

予偶見一書有人遇色而心動自謂曰天可
欺乎神可欺乎若是者三然後乃能抑其
心云此亦忍字上工夫然至再三而乃忍
推此觀之於其慾之萌也若不大著力而
剛克何以制也

春草之方生也常有周濂溪庭草不除之心
不忍傷之也

色之慾人誰無也而不忍一時之慾徃徃陷
於不義其若深究乎孔聖所編詩經中周
召鄭衛之義豈無感發懲創之心乎予雖
晚學少有得於此

嘗於心氣塌然之時更為盥洗整衣而坐此

心頓然開朗矣

予雖涼德一心在於敬 天一風一雨此心
不弛俯察于心仰觀于象其所響應隨此
心之操舍故夙夜兢兢不敢怠荒

予今氣衰神耗而筋力猶若此者其豈他哉
即自奉之恬淡也厚於衣服乃所以軟肌
膚也厚於飲食乃所以傷脾胃也可不戒
哉

予雖晚學心常自勉而深戒者即文飾以待

人也

鄰聖闢異端之功不在禹下宜深玩乎七篇
異端之害人孰不知而不能闢之廓如者此
亦窮理不精之致也

私意之交侵也其欲自省而遏之宜若建旗
鼓而禦敵也

以予晚學其不能盡之者多以其大者重者
而言之為子而不能盡孝為弟而不能盡
悌今雖遠慕何以追及也於戲元良益勉

御製自道編
卷之三
十三
于此以曾子之孝而孟子只曰可也事親
事兄豈曰盡乎哉

予自幼時喜看小學年今五十有三志猶在
此而反顧所為若嗜肉而不知味也

予在潛邸受軒名以養性又有御詩有曰
欲知存養義深玩盡心篇心嘗欽遵為號
矣今將二字授予元良其宜銘心而服膺
予於燕閒之時凡有言語及於可尊可敬之
地則雖卧必興雖坐必整衣

予之氣質之偏在於一躁字其動也不知其
非伊後思之自覺一笑者多故每於動時
闔眼而定之

敬之一字其於過人欲若禦敵之于城然必
常居敬而後可見其效比諸干城初不修
備敵忽長驅何以得力也

以予涼德晚學今至衰耗猶不至於太放忽
者無他也覽經傳而為法看史記而自勉
故也經傳即我之嚴師史記即我之金鑑

也

予雖氣憊神蕭頹然時多亦不敢放肆箕踞
卧必側身坐必正坐此豈學問之功體我
朝家法而然也

予雖衰耗遺記者多然凡於嘉言善謨著於
心而驗諸事焉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可謂一生之符

誠敬二字雖自幼至老而行尚可餘矣

惺惺之法最緊於省察省察者何即我良心

予性本自慕高故今雖神耗氣衰蕭然索然
猶有浴沂風舞雩之意此可見予氣質處
也

漢高大風歌可見氣象宋祖洞開諸門可知
其心

漢成帝臨朝如神及其燕處荒於色可謂色
厲而內荏也

人或謂帝王一日萬幾其潛心之工豈如韋
布此乃尊帝王自暴之言也昔吳將朱然

終日欽欽敬也朱然雖非學問之士
臨戰陣而尚然萬幾雖繁奚比乎此哉
予雖生長禁中恒心猶寒士布衣自幼時至
于今此心一也故上奉 東朝即此心下
接臣鄰亦此心

人之精神有限世間事為無窮以有限之精
神記無窮之事為豈不難乎頃者筵臣勸
予以隨事記有而予本性濶莫能行也以
今衰耗強述此書十記九遺難以摠括故
不獲已隨覽輒記不無其效咨爾元良體
此意凡覽聖訓聞格言必也書之于座側
豈不愈於悅耳目之玩好乎

予以兢業二字心自勉焉凡於動作雖禮所
當行者惟恐此心之或流於豐豫以大者
言之奉 慈聖而稱觴其樂何如而亦不
敢放忽禮畢然後少安噫自古帝王宴樂
而不知節者抑何心哉抑何心哉為桀為
紂豈由於一念之差可不懼哉咨爾元良

式克欽體

予自幼少睡年深尤無睡雖值夏夜猶苦其
長追思昔年侍奉時一倍興懷噫昔唐玄
宗將白日而為夜作六更而縱慾抑何心
哉蜀道崎嶇寒館追悔何益之有哉

敦親之誼書經首言之此義已諭常訓目今
近宗鮮矣而自我祖宗視之豈遠乎哉
予若聞其為瘠派雖賤者微者心常興感
親親之心油然而生於戲元良欽體欽體

若於讀書書自書我自我豈讀書之意哉況
帝王之學異於韋布不專在於章句其宜
反之于身驗之於政令

顏子所樂之樂字當深玩
中庸之至誠大學之至善可謂相表裏也至
誠即位天地育萬物之根本也至善即齊
家治國之準的也

求放心可謂學問之要道而心猿意馬若不
大猛省而操存何以得力凡做一事未了

而又有他思者亦此心之走作也

克己最難氣質偏處先儒亦云宜先著力於此

凡聽言之際最難者即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也非窮理何以辨此

古鏡重磨之喻誠切實既詳於序文而今欲自省不磨而何古人云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淡欲之道惟在於磨

若於地上見遺棄文字有可尊可敬者則恐人踐踏雖忽迫之時必拾而淨洗

凡飲食雖或小有不潔心自謂曰此掌膳者無心不察之致然諭而不治無法也不食而令他人食亦欺人也乃祛其不潔而必先下箸

研究聖賢旨意於經傳講論歷代治亂於史記不期然而自然有味不若此雖讀萬卷書奚異於面墻

心之專一莫若讀書然字句之間有起疑處

則念在於此而或致誤讀此雖講學中事
而其心不專則一也況走作於他事乎戒
於此而益勉存心也

予嘗觀乎射雖常時善射者不中者多此亦
心動之一端也心常笑之頃年射于射壇
也自謂不中不怨君子之道也而射義亦
云可以觀德行予之恒日存心之工可驗
于此及其臨射位也亦不能無動此亦為
觀瞻而然也自慙乎恒日存心之不篤因
此而益勉于心

論語鄉黨篇云惟酒無量不及亂不及亂三
字可見聖人中節之一端至若衆人必切
戒不飲而後可無及亂之慮周之酒誥夏
之五子歌豈不云也而昔人有奉酒器而
戒其君者范質狂藥非佳味之詩亦甚切
實然矣特此也昔年御製中昭載予嘗
欽誦而自矢于心噫酒荒色荒其害一也
此皆帝王鑑戒處也於戲元良欽體服膺

禮云七日戒其欲致慤莫先於戒故凡於親
享既誓戒之後如不茹葷不過為節目中
一事而亦不敢忽也

見赤子將入井有惻隱之心即本然之善端
也飛蛾撲燈雖微物亦類此故予雖潛心
文字之時其若見此或揮手而逐之或執
燭而遠之此亦不忍之一端也噫以此心
其能擴充野豈有菜色民豈有顛連而惜
乎不能推廣也於戲元良體予與歎之意
深究齧齧章鄒聖之言雖在履糞之上而
節屋困窮之狀其若常目焉

唐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可謂筆諫而豈特
此也心不正而事正者予莫之聞也
予覽朱子學的不覺喟然而歎何則的之為
言的也雖百步穿楊之才射穿七札之力
有的然後可以言中的之義深矣哉周子
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
及則賢譬之於射學射者初雖不及習而

御製自注
精之則可以中的矣其於學問雖期聖期
賢猶患不能及也而況自期之卑乎然的
豈遠乎哉惟在於我若真知而力行為聖
為賢其豈難也而不然此何異於射者望
的而不能射乎

古語云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此言雖淺近可謂切實然此豈特觀人者
之所當勉也已若表裏如一視之者豈有
不知心之歎

昔第五倫以安寢與不眠為私而十往不往
亦私意也何以言之兄之子即我之子我
之子即兄之子孔子答孟武伯之問豈不
云乎慈愛之心所同得之理也其何計較
之有哉

予雖氣蕭夜則勝於晝故夜中思繁之時接
臣僚而或講學或論政則不無補助而諸
臣每以保嗇勉我其言雖切實然考覽往
牒燕閒之時昵近摯御者多噫居此位而

其能效我是所望也於戲元良其勗哉然
有此心而無其實則於學於民何益之有
哉此亦予自恧者也

頃者有勸予以著述者予笑曰以今神耗何
能為也比來著常訓述此文收拾精神者
多乃覺其言之是矣

先儒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噫百尺之上猶
欲更進凡人之不及竿者其幾尺乎

曾有勉予以弘毅二字者於予可謂藥石故

因此而覺得復以寬簡二字勉我元良

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噫誠之格

天如鶴鳴之聞天可不戒慎可不恐懼
乎哉

予昔年讀書時讀有課程三朝兩筵之際其
或有未準遍數者而以未準為準是欺心
也故雖過翌日宵筵必繼讀而準其遍數
然後乃讀新受也

予在東邸時有一相臣為藥院提舉謂予曰

醫云雖製入湯劑必不進服予答曰服則
曰服不服則曰不服豈欺人乎哉相臣信
予言屢以此為言故到今精神雖耗尚記
于心惟恐其言之不踐也
予之恒日憧憧于心者若雲臺之有報焉若
邊疆之有警焉夙宵靡懈此亦氣質太躁
之致然予則惟恐此心之或忽也
一事一物理皆存焉雖日用什物之微其制
也其用也莫非理也

予於自強不息四字喟然歎曰此豈徒學問
之工治國之道亦不外此
衛蘧伯玉不以昭昭信節冥冥惰行此亦慎
獨之事也

予靜時思騎射者能中而限內馬逸自歎曰
學者之九仞一簣正若此也噫射者馬逸
不過一時之歎學者一簣即賢愚之判也
予雖涼德心常自勉者有三人之言雖或不
善非徒不揚猶恐人之或知也人雖有不

禮記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愜于心其言之善者每記有而行之也人之行事若或不善其人在則雖勉飭其人不在則更不著於心而言於人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與禘自既灌吾不欲觀之歎其旨同矣苟使誠敬篤至則聖人豈有此訓乎子又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此可以見夫子之意

享之所重莫若誠敬而齊者所以致誠敬也予於此雖不敢少弛而自顧誠淺何能感孚此予所以怵然而興感者也

噫五 享俗節雖皆如禮躬行追慕之心猶莫能伸也而一年只行一 享豈自致之誠哉是予恒日撫心而彌增感懷者也凡於 享事雖禮畢之後奉安受膳之前不敢釋冕也

恒日心所自戒者忍不忍三字然而不當不忍而不忍則是婦人之不忍也

大學之格致誠正其本在於小學之灑掃應對今人之放忽禮貌者無他不能著工於小學而然也

箕踞心慢程子攸戒箕踞正坐之間心之操舍判焉可不慎哉

凡於事為有欠誠敬者則深自歉然後必補過而後心乃安也

我東先儒有自稱小學童子者小學之道雖一生體行尚有餘矣

讀經之法當究義理看史之要必辨治亂心若存此自有無限滋味

氣質之闡首者固無可言資稟秀羨而不能做工者尤為慨惜於戲元良猛惕于此私之為言豈特指物欲也雖言之是者行之善者其若有所為而言有所為而行此亦私也

噫于今述編不過以恒日一得者言之雖引經傳語涉齟齬何能有助而予於此又有

行實錄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拳拳之餘意何則噫為賢為愚無他也理
與欲也公與私也答爾元良凡於一念之
動也心自檢察曰此天理耶人欲耶其若
天理雖小擴而克之其若人欲雖小遏而
克之凡於事為若公也雖小必也行之若
私也雖小必也祛之造次必於是須臾必
於是以至乎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三代之
治庶可復見矣於戲元良銘心體行毋替
予申諭之意

御製自省編

御製自省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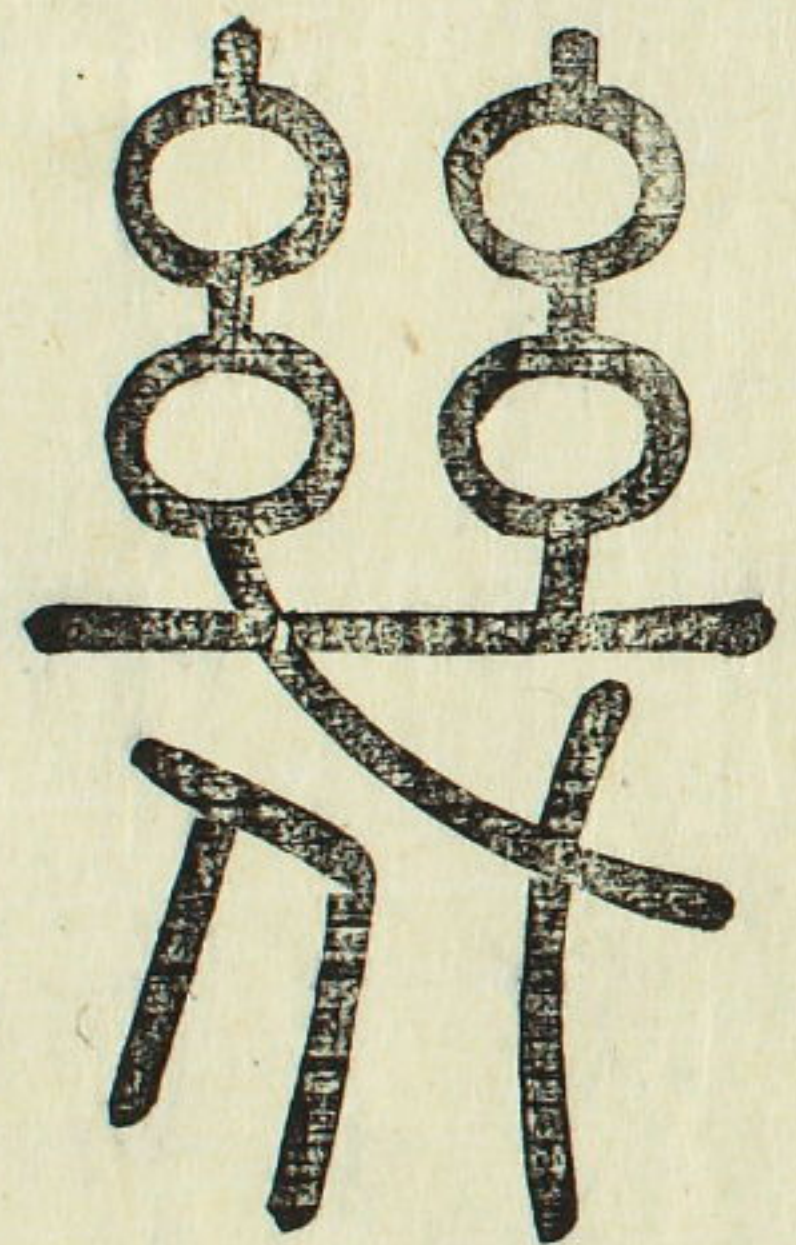
內篇

二十六

御書卷之三

二十一

善惡之分治亂之判



克慎乎始允臧乎終

御書卷之三 外篇詩

往集自省編
德教政謨惟在人
吾民苦樂卽余身
治國欲知何以善
幾微深察任賢臣

御製自省編

文政殿編輯

外篇

帝王治亂俱在史乘善者可法惡者
可戒猗歟三代治成制定大哉盛哉
郁郁彬彬周室表微王綱解弛夫子
深歎特修春秋立經陳紀垂法萬世
逮于漢唐假仁借義三代治法自此
而墜予嘗覽史不覺太息前鑑昭昭

御製自省編 外篇

後戒斑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其欲
為善惟在循理噫彼昏辟何心縱慾
一循于理堯舜一揆苟縱于慾桀紂
一轍其可不慎其可不懼歷代君鑑
君道詳焉亦粵臣鑑臣道備焉開卷
一覽自可瞭然覽而自省可以致治
覽而不省同歸于亂國之興替惟在
一幾其幾云何乃善乃惡其若念此
可不慄然今述此篇示我元良欲究
乎此潛心往牒若身當之其勉其戒
苟或少忽豈徒負我怵然于心惕然
而省

漢高手提三尺以取天下唐宗躬冒矢石擒
充戮竇而及其創業之後漢高困於白登
唐宗勞於安市此豈他哉公私之分義利
之判也何則創業之前躬歷艱辛為民除
害其心公也義也創業之後身處便安意
在夸大其心私也利也故以一人而前後

行業自卷終
二
異焉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先儒譏唐宗以假仁借義而予亦心常非之矣覽貞觀之政要考涼德之御國其不及者多自此以後心自忍焉不敢更非也孔子謂宰予曰聽其言觀其行此正藥石之聖訓也歟

唐宗云創業易守成難此誠切至語也何則創業之君備經艱難故其治也易守成之君生長便安故其治也難然漢高馬上開創而後乃有枕宦之倦唐宗身親艱辛而終亦有十漸之歎雖創業之君於始於終不能無異其況守成便安之君乎欲救此弊不過祛慾二字也然祛慾之道人豈不知而行之者鮮噫以徇慾之心反而擴充于理堯舜其豈遠乎哉

予讀漢史於武帝之英略不覺歎賞何則初雖窮兵黷武晚後秋風悔萌下輪臺之詔此所以歎賞者也然歎賞可也不可法也

使武帝而無輪臺之詔將同歸於秦皇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噫才不借於異代世豈無賢世豈無才人莫能知也甯戚不遇齊桓不過牧牛之類金日磾不遇漢武亦不過養馬之徒雖伊傅之德管樂之才不能誠心求之何以致之高宗恭默思道夢賚良弼燕昭黃金築臺樂毅至焉得賢得才在我一誠

噫知人惟帝其難以堯之聖使繇治水而績用不成況中人以下乎至於我國用人之道甚狹可勝歎哉噫天之雨露不擇地而下人君體天用人豈擇其門閥乎心常慨然者然臨御以後收拾人才為先務而以識鑑之不足或遺於容貌或遺於言語而伊後觀之遺於容貌者或有抱才之人遺於言語者或有局量之不同者自此以後心自勉焉

取人之際以儀表取之者多噫只取其人才

而已以儀表取之其遺豈不多乎荆山之
玉裹於麤布其本玉也燕人之石裹以綾
羅其本石也只就外面而觀之綾羅之中
豈知有石麤布之中豈知有玉

聶夷中詩云誰知盤中食粒粒皆辛苦窓下
擲梭女手織身無衣對食而思耕民豈忍
放忽乎一粒著衣而思蠶婦豈忍擇其新
舊噫不特耕與蠶也雖一尾之魚一握之
菜民之供也其弊則鉅為人君其若念此
豈忍為悅於口而任其慾乎

人君動作豈易也哉每秋謁 陵情禮當然
者而期日已定恐或有無時之風雨露傷
吾軍民仰觀俯察此心憧憧回駕下輦而
後始乃少舒噫自古帝王之不顧農時東
畝西遊抑何心哉

凡人之衣敝形陋者人不欲比肩而坐予則
曰覽張子之西銘此亦吾同胞也況今為
我赤子者乎

田子方云富貴者安敢驕人常人猶然況在
於億兆之上者乎驕之一字為人君者尤
宜鑑戒慶也故子常銘心以為一字戒也
祛奢崇儉帝王之先務故昔有高髻廣袖之
譏風行草偃之喻下之奢儉一隨其上可
不懼哉漢文身衣弋綈所幸夫人衣不曳
地故紅腐相仍民受其惠秦皇窮奢極慾
故四海虛耗生民嗷嗷其誰法也其誰戒
歟柯則不遠前轍滔滔而法之戒之豈在
乎他在我一心噫予雖涼德知此道則深
矣而無大布大帛之實亦無紅腐相仍之
效此無他也法之不專戒之不切也雖然
麤衣垢巾人皆恥之予實不恥何者思節
屋之寒女念懸鶉之窮民故也每因自奉
之淡泊左右有問於予予答曰惟此足矣
且思窮村飢民朝不謀夕之困食豈忍下
咽又惟蕪羹豆粥滹沱麥飯常時自奉豈
可過厚云

自古帝王納諫最難何則逆耳也批鱗也予
凡於諸臣諫諍初雖不愜于心伊後思之
此非為他也即愛我也古之人君聽諫者
能治不聽諫者致亂雖或為名而言予能
聽納於予豈不有益乎哉嘗以此戒心而
當其事與自戒相反者多噫非知之難而
行之艱聖人豈欺我哉於戲元良監于予
而自勉必潛心于太甲有言逆于汝心必
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之訓
雖然遜逆之際非居敬窮理何以辨乎道
與非道毋或忽而勉旃

常於政令事為有得當者則心自快焉不能
得當者則自覺歉然既覺也則必更而後
乃舒于心

唐玄宗以無逸書致開元之治以山水圖召
天寶之亂以一人而判若二人故我朝
述此而作誠鑑今其書雖逸每讀唐史未
嘗不深歎也

御製自前編 外篇
唐德宗若用陸贄於未亂之前豈有奉天之
幸覽其奏議不覺欽歎而於此亦有所鑑
戒者故書六條而付諸座側以自警焉
予嘗讀漢史見董仲舒之止於江都相不覺
掩卷而長太息也

周禮典絲典臬屬於冢宰覽之雖似太細非
周公之聖何能作此若此則為帝王者雖
欲放肆焉敢為也噫其制雖美惟在其人
子曰幽厲傷之以此觀之不在於法而在
於人

蜀漢諸葛亮以官府一體戒後主者得周官
制作之意朱子稱以三代上人物豈云過
乎哉

每讀史於可法可戒處心自檢焉曰我能法
耶我能戒耶於臣之諂諛與批鱗又曰我
能却諂諛乎容批鱗乎心常自勉而驗諸
事為反之者多此亦由於不能真知而然
也

噫忠臣烈士其豈易看乎哉非大過人者何以能此

豳風七月乃王業根本之詩周書無逸乃君德切要之訓知稼穡之艱難然後可以節用愛民也體先王之敬勤然後可以祈天永命也噫昔之周公攝政而輔王猶拳拳乎此況今予為其父而勗元良乎勉哉勉哉

漢唐以後宋事最近於我 朝故予嘗置宋

史于座側

御國之道仁厚為先漢高約法三章而得天下故歷年至於四百宋祖仁厚立國故歷年長遠然豈必遠求於漢宋仁厚二字即我 列朝傳授之法惟爾元良式遵于此真西山云夜對勝於晝訪此言誠切實人君接賢士於清夜豈不愈於紛華波蕩乎昔高皇帝開國之初列書大學衍義於殿廊猗歟盛哉心常欽法也

御製皇朝通志 卷九
九
粵昔我 聖祖癸亥及正後見銅闈作埃之
事有大備之 教故伊時不敢仍置旋即
塞竈尚今存焉猗歟盛哉到今侈風日盛
豈特銅闈禁中諸處作埃者多此亦冗費
之一端可勝歎哉

予嘗讀李忠定奏議至城門閉而言路開城
門開而言路閉不覺掩卷而自歎也目今
言路開乎閉乎其令宋之欽宗視今其歎
也必若予之視宋矣重耳目開言路即我
朝盛德也莫學于今欽體于昔

晉元帝之江左宋高宗之臨安自以為足其
豈他哉即一私字

紫陽綱目得春秋之筆法即麟經之正嫡天
王居鄭帝在房州大聖大賢其意一也
諸葛亮之表親賢臣遠小人前漢所以興隆
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頽也此誠
切至之言讀史常若親聞而監戒也

漢高之洗足慢罵其意蓋出於駕馭戰國縱

橫之輦而予嘗曰若令漢高遇真箇儒者
必輟洗下牀而拜何則過曲阜而祀以大
牢見四皓而加以禮貌此其驗也

漢高刻印銷印其雖可取若於細事亦復效
此則朝令夕改其弊必多民亦何以信令
乎且銷之雖美不若審慎於刻也

噫朋黨之害於國於民可勝言哉三代何嘗
有此漢有南北部唐有牛李宋有朔蜀於
戲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孔訓炳

然而幾年調劑治不獲志咨爾元良遵聖
訓體予意勗哉勉哉欲知要道洪範在焉
然我心若先著黨之一字應物之際事事
而疑黨言言而疑黨害於心害於政其弊
豈少人亦何以盡其言於戲其勗勉哉
予嘗於人其言之善者事之美者夙宵存念
惟恐或遺其言之不善者事之不美者必
也勉飭而既飭之後心不復著焉咨爾元
良其宜勉旃

御製自序
十一
予之臨御後政令善不善俱在記注他日覽也善者法不善者戒此亦補予過之道也書不云乎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安然後國乃安故昔人有君猶舟民猶水之語自古帝王能愛民而治不能愛民而亂史乘斑斑噫愛民二字即我列聖之傳授家法常訓已略諭而予雖涼德即此一事不能弛於夙宵於戲此心可質彼蒼咨爾元良其勉其勉而亦與常訓中愛民篇參互以看焉

噫世降無才即誣一世之言也心誠求之世豈無人也巖穴讀書之士窮鄉抱才之人虛老者多可勝歎哉夫人才豈專在於京華閭閻惜乎俗習之謬也然臨御幾年不能致一士得一才而政注之間亦罕聞焉此予不能誠求勤飭之致也而況登進寒畯列朝盛事體監于此其宜勉旃太學國之所重也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猗歟盛哉漢有期門羽林皆通章句
之事唐有高昌吐蕃遣子入學之事然何
效漢唐扶植賢關培養士習即我列朝
之盛德噫以予涼德前後飭勉非不動也
賢關無濟濟之美而士習日趨於下是豈
諸生之過即予之過也在君師之位無德
無能不能導率師不學而能教其弟子者
予莫之聞也於戲元良體于昔監于我其
勗勉哉噫士者國之元氣比之於身元氣
衰而其能支乎益勉益勉

噫昔年愛恤武士即予之仰觀者故其常
銘于心惟恐或忽也今雖氣衰此心不衰
吁嗟元良體此體此

漢昭烈辭劉表之墓率新野之民可謂仁矣
而於曹操縛呂布之時當諭以大義何其
言之若此也予嘗讀史至此不覺歎惜焉
凡聽言也即予心外之論無諸已之事則觸
激者多後覺其過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八字心常自勉

人君之道崇儒重道為先此於常訓詳諭然自古帝王豈不知此道而其蔽之者即私也於戲其監於戲其監

以漢武之鑑識既得霍光金日磾而輔幼主又以上官桀參之抑何意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噫若非昭帝之辨讒霍光何能盡其忠可謂不及於高帝安劉必勃之遠鑑歟

清節名義大有助於國昔曹操雖懷賊心而猶不敢自為者畏東京清議而然故有一絲扶漢鼎之語為帝王者豈可不扶植名節乎哉

昔程子因簞瓢陋巷之文而勉于其君可謂切實矣人君以此戒存于心世豈有遺賢乎讀漢史至於昭烈之辭荊州取西川不能無感焉何則劉表之讓荊州也其心可謂公也亦為民也而昭烈猶辭不受亦可謂

公也仁也劉璋雖闇弱即漢之宗室西川亦異於曹操孫權所割據者則無端取之抑何意哉無乃諸葛亮鼎足之計既定於草廬之中非西川無以三分而然耶記孟子答齊宣取燕之問其惑尤有甚也

漢之光武謂耿弇曰有志者事竟成其言是矣然其志善而竟成則可也其志不善而竟成則其弊可言何則武帝以一人而好學則有董仲舒之輩好兵則有衛青之輩

然取賢良方正而無實心故董子止於江都相窮兵黷武之心勝故雖致漠南無庭而四海則虛耗以此觀之人之立志可不慎歟於戲因此而有興感者人若期聖期賢何難乎竟成而惜乎立志之不篤也

唐玄宗貌瘦天下肥之言雖是而貌瘦二字即開元天寶判異之根柢也何以驗之使玄宗能克已而遏慾豈有貌瘦之理哉此強勉而然者也故終致天寶之亂可勝歎

哉古人云作之不已乃成君子初雖貌瘦其若誠心而悅之以至於天下肥而貌亦肥則豈不為賢君乎此後世帝王鑑戒處也

於戲 仁天示警乃所以王成人君商中宗之祥桑高宗之雉雉可以驗矣噫漢之桓靈若能知此道而修省豈有昭烈追思而歎恨也每於此不覺興慨而自勉

武王有亂臣十人而有婦人焉以武王之聖得邑姜而乃治宣王亦有姜后而能中興內助顧不重歟然豈專在於后妃寔由於修身齊家之德何則雖有邑姜非武王之聖何能啓成周之業雖有姜后非宣王之賢何能復文武之烈也

漢高謂陸賈曰乃公以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此亦英雄抑揚之語也何以知其然乎於叔孫通之制禮曰乃知皇帝之貴節文猶然況於學乎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然而麟之出亦豈偶然哉噫河圖洛書鳳鳴麟出皆大聖人自然之應也後世不修德而惟瑞是尚神爵甘露之類不可勝記噫得賢安民豈不愈於神爵甘露乎

昔吳漢曰慎無赦其言切實豈徒小人之幸亦法不信之一端也

漢之純用良吏最得治要

唐高祖之赦充戮竇予嘗慨然于此何其見理之不精也

古人有視民如傷當銘諸心之語常人猶然況人君乎

噫幾年調劑治不後志慨世道而謂無可為也偶覽薛氏讀書錄有曰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已由此而大覺歉然其何外求此乎誠不篤之致也掩卷而自慙也

唐太宗之吞蝗人皆以為善予則曰亦忍不忍之一端也噫此豈臆諭仰聞于昔矣

嘗覽左傳凡於燕饗酬酢必也誦詩可謂善
用詩也今之尋章摘句者豈曰學詩乎哉
先賢稱董仲舒度越諸子不其然乎其春秋
大一統之說可見醇而無雜予於此未嘗
不撫卷興歎也

玄酒淡於清酒雅樂淡於俗樂然其本由於
上古而酒之害樂之弊莫甚於近日其欲
抹之非志于玄志于雅而何

晉之陶潛朱子亦稱之而其弄無絃之琴可
見氣象無聲之中自有無限意趣

光武中興先以卓茂為褒德侯心常歎服而
況當今浮薄之世乎於戲元良深體于此
漢高背鴻溝之約先儒之論多矣而予又謂
不若審慎于其初也

昔唐李世勣當初慶事不無可觀而至於武
氏之事其所以對高宗之問者何其悖也
然予則曰此非特世勣之辜也即太宗導
之也何則既令世勣輔其子而以譎詐而

狷齋自序
屬之其屬之也既不正奚望乎輔之以正
以此觀之凡於作事豈可不謹於始乎
諸葛武侯之六伐姜伯約之九伐事雖一而
心則不同何則武侯受先主之付託意專
在於興復其心純然公也伯約則不量力
而至於九伐其志似在於功名以此之故
蜀中無人黃皓用事而使鄧艾魚貫而進
可勝惜哉然事去之後其言于後主者令
人不覺涕下也

宋趙善自謂曰我以論語半部佐太祖半部
佐太宗予於此心常笑之噫受太后之命
書以臣普署之而藏於金櫃者果能銘于
心顧太祖而輔太宗乎予未嘗不三復慨
惋也

予讀宋史岳武穆之精忠大節凜然起敬而
於十二金字牌莫須有三字令人憤惋不
覺髮豎而衝冠也

王安石三不畏之說豈徒當時之小人亦萬

世之小人也

予讀宋史於夜起秉燭讀封事之事不覺興歎而且鐵杖木馬可見遠志此正朱子所謂大有為之君也歟

漢武帝為一己之慾求大宛馬唐玄宗為一妃之嗜求生荔枝何昏之甚也以此觀之文帝之却馬宋帝之不食燒羊可謂得帝王之道矣

周禮幼時汎看于今五十乃講此書雖名物之中至理存焉予以二句語結之曰非周公之聖莫能作此無周公之德不能行此周官之法雖難遽復而豈拘於官制度數惟在於時君一心后妃嬪御必也正飲食起居必也正官人取士必也正教民施令必也正左右近習必也正夫然後可謂體周公之心可謂行周官之法

古有選良家女之事而昔年特命除之至哉盛哉侍御雖不可無使令足矣何必廣

選且鬱滯之氣豈導迎太和之道哉噫愛
子之心人皆有之嫁女娶婦貴賤奚異其
所廣選亦不忍之一端故予臨御以後常
以此為戒於戲元良宜體宜體

損上益下為益損下益上為損易之時義大
矣哉宜體于此宜體于此

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常訓已諭而尊君抑
臣非三代之事噫我列聖朝字呼宮僚
夜臨玉署至今傳誦於戲元良欽體欽

體且春坊僚屬之僚字意蓋深矣當玩味
松都不朝峴杜門洞乃勝國忠臣之古蹟也
予嘗幸過感于心而表其節矣噫獎前朝
之忠臣蓋所以勉今日也於戲元良體予
意而益勉焉

鄭圃隱道德精忠我東儒宗頃過善竹橋尚
今追思而興懷焉

李存吾鄭樞之叱辛眈而下林于今想像直
氣凜然

御製會典卷之二十一
予雖涼德覽徃牒而戒于心者深矣或因觸
敷而過中者多非股肱之輔導幾乎得殺
諫官之名可不愼然可不瞿然命載續大
典於戲元良監體監體且挾摘文字置人
大辟亦非美事宜戒宜戒

昔唐太宗凡於決囚必齊居焉其意義也然
豈效於此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尚書所云
欽恤 盛德亦我 朝家法噫刑者國之
所重每當慮囚得一人之生心常喜焉於

戲元良欽體欽體

予於畜物見其自得而樂也喟然歎曰於斯
時也豈知朝夕將供於人乎噫彼物雖當
供者而猶有惻隱之心而況吾民無辜而
枉罹于刑者乎苟能推廣是心庶無枉殺
之事矣於戲元良勗哉勉哉

歷觀徃牒忠臣烈士多矣而噫彼漢末惟北
地王謀諸葛瞻等數人外無聞焉惜哉
諺書我國方語故人皆忽也而非此何以翻

解經傳乎予於反切初未識其妙處矣晚
後因無睡而覺悟噫非聖人誰能制此也
我英廟為萬世制作猗歟盛哉其中至
理存焉覽者其宜玩味而自得焉

我國之人於中朝歷代事該括而於東史昧
焉此奚異於能見牆外而不見牆內也惜
夫

作事謀始治國之要道也其初善然後其終
可以善其初不善而其終之善者吾莫之
聞也若知此義凡於做事豈不謹之於始
乎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雖金城湯池
得民心然後可以守何以知其然昔趙襄
子之晉陽沈窰產蛙城不浸者三版民無
叛意此其驗矣然古人云在德不在險能
修德一國之人皆一心不修德舟中之人
皆敵國德之一字大矣哉奚獨區區於末
務乎於此又有興感者何則君之所依民

御製自序
也民之所依君也若值不虞而忽於民噫
昔年 愛恤之民將置於何地常以此定
于心雖似迂濶所守者重矣其有此心先
固藩籬是乃第一策也

丘濬大學衍義補文雖支繁可見其該博予
於此有取而行之者如親耕親誓戒親視
牲之類是也

予於一日坐便殿接臣僚有鵲入殿內銜席
毛而去此為營巢也見之不覺惻然于心
此心苟能擴充民皆有莫居之樂而惜乎
不能推實心而行實政也

俗諺云高麗事三日此語雖淺近誠是矣我
國之人性甚浮躁不能耐久朝勤而暮怠
昨行而今輟欲矯此弊非確實而何
皇天之畀我即民也 祖宗之畀我亦民也
為人君者若恒念于此兢兢業業心常謂
曰一民之顛連是上負也一民之抱冤亦
上負也念茲在茲惕然于心則吾民其庶

御製皇極經世一
二十四
幾乎噫知此道者治不知此道者亂往牒
昭昭可不懼歟可不慎歟
古人有朽索御六馬之戒覽此令人慄然予
雖涼德粗知此義夙宵自勉于心故雖有
過於憧憧者其亦勝於放忽於戲元良深
體我意且投艱之艱字宜深究而自得焉
凡人有始有終者鮮而帝王尤有甚焉噫添
更縱慾之時其能思長枕大衾之日乎予
讀唐史不覺長歎也

忠孝豈二致而古人有忠於君而欠於孝者
孝於親而欠於忠者予於此不能無惑焉
禮云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而凡於過
公門或有不能下者見路馬或有不能式
者此亦忽於誠敬之致歟

昔人因太子觀穫而有進規者此欲知其稼
穡之艱難也雖然何必遠求內苑亦有種
稻之田觀豐之閣於戲元良覽此而莫曰
玩賞之所深體 垂訓之意噫扁閣觀豐

御製自序
是亦祝有年之 聖意而有 御製三詩
其宜欽遵

為治之要於事之細者微者雖或有可濶略
處而苟利於民則雖細者微者不可放忽
也

史記中綱目最得聖人之筆意其後雖有宋
元綱目麗史提綱等書此不過倣綱目之
凡例也

裴矩以一人之身諂於隋而直於唐此由於
其君導率而然矣噫後之為人君者可不
鑑戒乎哉

自古帝王辨小人最難予於唐德宗不知盧
杞之姦邪心常慨歎後之人君所當鑑戒
處也

牛弘事略諭於常訓而聞元良答宮僚之問
曰寬弘云其答雖是然象雖不仁人豈敢
言於舜也使弘恒日友愛篤至其妻豈言
之至再哉予則曰其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不若使其妻初不敢言也

自古讐御近習間於父子夫婦兄弟之際者多予於此等處未嘗不掩卷而慨歎於戲元良念此而深察念此而深察

古人以為宦妾不知名者可為宰相其言切實為人君者知此道然後可以得人而致治也

古人云疑之勿任任之勿疑此誠切至之言疑之一字害於政害於事者多曾論常訓而復申於此於戲元良其勉其勉

噫雖事之微細若或不善深戒而勿為其或放忽流弊必大可不猛惕于心

噫小人之導其君亂于政者有二焉一則曰古今不同豈可徒守舊法一則曰此非先王之意乃羣下不善輔導之致於此二者為人君者最宜深察而非有窮格之工何以辨之

噫用人之道既拳拳乎諸條而予於此又有

餘意何則以周官之制觀之非徒卿大夫
士雖摯御近習無不致意尚書亦云左右
僕從罔非正人噫燕閒幽獨異於端拱臨
朝之時其諂易入而其辨尤難昔唐貞觀
之治固美矣而亦有南衙北門之說此不
知周官之制也諸葛亮官府一體之言可
謂切實噫人君若不察于此於心於政其
為害可勝言哉於戲嚴於近習即我朝
家法咨爾元良欽體于此而莫曰其近而
忽之亦勿牽私而用之必以遠便辟近忠
善為務毋負予申申下端之意

噫序文既諭而以今予精神僅綴此文首尾
其豈相貫條件亦豈有序但恒日所蘊者
幾皆編輯而此亦言教何能垂法然所引
文字即經史也亦我朝傳授之法也非
我臆諭於戲元良覽一事而驗于心讀一
篇而體于身即予述此之意也曷哉勉哉
衛武公抑戒可見學問之篤實而年至九耄

御製自序
猶令左右朝夕諷誦噫予之今年纔逾五
旬比諸衛武其不及者幾歲然以予經歷
氣衰神蕭其常自居無異於七八十之人
其至于今豈予初料今述此編盡一生之
所知勉我元良而述此之時心有惕然者
何則既述矣而於感懷者若或少忽此非
孝非悌也於自得者若或反昧此自欺也
於覺悟者若不勵新此自暴也於反省者
若不實踐此不誠也於戲大小臣工覽此
文驗于事隨事勉我則此書非特有助於
元良於予亦豈不大有益也哉

御製自省編

小識

今予此書垂示元良以予神耗臨筵呼寫
豈無其遺宜乎檢校惟昔 英廟始制諺
字不過方語屢勤質正取人為善堯舜盛
事 聖祖攸行寔我 家法館閣之臣銀
臺玉署鎮日引接詳細考訂大臣儒臣亦
遍詢問此雖一事意則深也自矜自用有
慨往牒附諸編末須諒予心

御製自省編後跋

噫今予年已深矣氣又衰
矣雖強壯之時以予晚學
難究深文奧義况此時乎
然今者此文非學問上極

致也不過綴輯恒日感懷
者自得者覺悟者反躬者
垂勉于元良盖下學上達
之工自近而及遠由淺而
入深於淺近處用工易也

故予作此文而予之身所
歷驗者盡寫于此噫隻字
片言非為觀瞻而作也其
若務文豈徒欺爾自欺予
心其雖淺學決不為此他

日覽此文而知予之過知
予之偏切已鑑戒而諒予
苦心是亦幸也既已作序
復何跋為而意亦在焉何
則若有序而無跋他日詞

臣之作跋必不無過揚若
此豈予之意乎是故作序
而冠於首著跋而續於尾
以杜飾文贊揚之路式克
欽此毋負此意焉予又有

追慕而興感者噫作常訓
之日是何日述此篇之日
是何日今日即

英廟諱日也頃者常訓于今
此編皆感懷而作也嗚呼

我東文獻之大備寔由我
聖祖國之五禮儀經濟六典
即古之周禮也節文科條
燦然俱備而其或有不可
不追補者故纔修續五禮

儀續大典而今又作是編
古人云欲法堯舜當法祖
宗精一之訓即我朝傳
授心法於戲元良欽體此
意政令施為必法

祖宗則予之不能踐行興慨
作文之意庶幾因爾而有
補焉其宜勉旃也夫
歲在柔兆攝提格仲春十
七日又題

通政大夫承政院右副

承旨知製教兼經

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

官臣李詰輔奉

教書

